

曲艺

幸福奶奶搶險記

山东省群众艺术馆編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包括五个小段：唱詞“幸福奶奶搶險記”“張福福和李芳芳”，山東快書“遷墳記”，相聲“戲迷家庭”“農業八字憲法”。這些作品反映了公社化後農村的新景象：反映了社員的沖天干劲和集體主義思想的成長。



幸福奶奶搶險記

山東省群眾藝術館編

※

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濟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東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001號

山東新華印刷廠印刷 山東省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3164

開本 720×1040毫米 1/32·印張 1·字數 18,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數：5,101—7,100

統一書號：T 10099·816

定 價：（5）0.08元

幸福奶奶搶險記

(唱詞)

徐 國 華

幸福奶奶七十八，
耳不聾來眼不花，
敬老院里享晚年，
这天去到外甥家。
閨女家住了兩月整，
一心一意要轉回家，
村頭辭行路分岔，
眼前景象真可夸：
大小渠道河網化，
圍田、畦田美似畫。
綠油油的菜園地，
近看原是好莊稼。

只見那：

黃的麥、紅的花、水汪汪的秧田，綠綠的芽，
一畦畦，一圍圍，金黃黃一片好莊稼，
風送麥香人心醉，

奶奶迷路不知家。

奶奶在园田迷了路，

前面来到“蛙子洼”：

清清干渠穿山梁，

繞山支渠設上閘，

丛丛蘆葦綠滿塘，

香蒲墨綠正抽芽，

荷叶出水托鮮露，

青蛙戏水直跳躑。

又見那：

金的鯉、銀的鯽、大的、小的、花花紅紅，金

煞煞，魚儿打挺甩尾巴，

乐坏了奶奶忘了家。

水洼如今大变化，

是不是俺把路走差？

滿山遍岭金銀树，

桃紅李白嫩山楂，

青松翠柏大叶桑，

梧桐核桃正抽芽。

你看那：

山上、山下、路旁、沟头、沙荒、河堤，綠蔭

相連都美化，

衬托着紅、白、紫、黃各样的花，

花香蝶舞蜂采蜜，

林蔭深处有人家——
騾馬嘶嘶鷄鴨叫，
廣播報喜的的噠，
機器轟鳴唱凱歌，
紅旗迎風呼啦啦，
鐵牛村邊試新犁，
黑黝黝的泥土翻浪花。

又見那：

遠山、近嶺、高坡、低洼，人群遍野，開渠整
哇干劲大。

竟勞動，真可夸，萬道水渠舞銀蛇，原來是：
開山引水澆莊稼。

奶奶看得心如醉，
奶奶看得兩眼花，
奶奶一心要參戰，
爭取戴朵光榮花。

忽見山河決了口，
波濤滾滾出龍閘，
好似惡龍大張口，
搖頭擺尾使人怕。

奶奶想起解放前，
沂、沭見面淹山洼。

多少財產隨水去，
多少男女沒回家！

人們逃命南山頂，
蔣匪又把丈夫抓……
奶奶想起心酸事，
急急忙忙奔龍閘。
一邊跑來一邊喊：
“鄉親快來堵閘。

(白) 龍閘出水啦，快來呀，快來——”

奶奶跑到險要處，
舍身就要把水下，
迎面來個小姑娘，
水中涼亭“一扭噠”，
好似拌住龍脖子，
嘩啦一聲关了閘。
咆哮的洪水不翻浪，
靜靜的山河聲音啞。
奶奶看罷好奇怪，
疑是仙女使仙法，
走近前來喃喃問：
“上仙耍的啥神法？”
女娃抬頭羞答答，
紅紅腮幫似桃花，
連忙擁抱稱奶奶：
“出外兩月不認家？
引沂登山工程大，

自流灌溉园田化，
百里长渠設电站，
孙女这里管龙閘。
起閘落閘按电鈕，
攬水放水自动化。
夜晚电灯照山村，
人人含笑学文化。
千年水害变水利，
电力还把机器拉。
丰衣足食感謝党，
山区跃进大变化。

奶奶！奶奶！您看看：

山河旁，竹蔭下，房前菜畦繞鮮花，幸福爷爷
垂釣杆，白发奶奶养鷄鴨，

奶奶呀！

这就是咱社新設敬老院——亲亲热热您的家。”

張福福和李芳芳

(唱詞)

孫 仲

小沽河水嘩嘩响，
河旁有个杏花庄。
庄前住着張福福，
庄后住着李芳芳。
芳芳是个巧姑娘，
性情活泼干活强；
福福是个好小伙，
个子不大有力量，
干起活来象猛虎，
說起話来象姑娘。
芳芳爱上張福福，
福福爱上李芳芳，
福福芳芳两相爱，
見面不語情意长。
杏花庄上喜花放，
全村老少爭喜糖，

福福芳芳結了婚，
小两口过的甜又香。

福福北坡去送肥，
芳芳幫他把車裝；
福福南山耨麥溝，
芳芳隨後撒種忙；
二人白天去干活，
晚上一同把學上。

過了三年零一秋，
生下孩子整兩雙，
孩子多了大人忙，

幸福家庭變了樣：

小小天天要吃餅，
小妮時時要喝湯，
衣服破了要人縫，
衣服脏了要人漿。

亂七八糟一大堆，

活活纏住李芳芳。

芳芳終日心不爽，

時時刻刻罵一場：

“人家婦女都下地，

为啥把我關在房？”

罵了福福訓孩子，

夫妻常常鬧飢荒，

气的福福直跺脚，

气的芳芳泪汪汪。

福福說：“你气炸我的肺！”

芳芳說：“你气断我的腸！”

福福說：“气极我就拿腿走。”

芳芳說：“走的越远越清爽。”

公社成立了，

福福进鉄厂，

剩下李芳芳，

門里門外忙。

多謝共产党，

救了李芳芳。

公社成立托儿所，

千万妇女得解放。

芳芳下了地，

又說又唱歌，

四个孩子的李芳芳，

今天又成了大姑娘。

李芳芳，情意长，

天天把那福福想，

深更半夜睡不着，

扒到桌上写信忙。

福福短，福福长，

信紙写了好几张：

愿你是个萤火虫，
在俺面前亮一亮；
愿你是个大铃铛，
在俺耳旁响一响！
今天盼，明天望，
胜过织女盼牛郎，
一盼盼到腊月底，
福福他才回家乡。
福福进了门，
家里变了样：
又干净，又漂亮，
芳芳脸上泛红光。
两人到了托儿所，
同把孩子去探望。
个个孩子红又胖，
又跳又舞又会唱，
见了他们先行礼，
前前后后齐拥上。
这个叫声：“爹！”
那个叫声：“娘！”
福福不住咧嘴笑，
芳芳心里喜的慌。
福福说：
“这样的日子真有味，

开天劈地头回尝！”

芳芳說：

“幸福的日子才开始，

共产主义胜天堂。”

迁坟记

(山东快书)

陈 杰

說的是：滿天星斗沒月亮，
晚風兒送來五穀香，
大道上走着人兩個，
加在一起整一雙。

(白) 多明白！

前邊的，拿着鍬，
后邊的，把鍬扛，
八月的天氣實在熱，
熱的他，擦了脖子擦脊梁。

他倆本是親爺倆，
可就是年歲不一樣。

(白) 真新鮮！

他爹的名字叫萬才，
他兒的名字叫福祥，
你說這事怪不怪，
人家爺倆都姓唐。

（白）廢話！

他兒子今年二十二，
他爹爹，五十多歲怪硬棒。
他爺倆白天把嘴吵，
臨到夜里遷坟忙，
你要問他爺倆是為啥？
可不是因為天黑干活沒太陽！

（白）象話嗎？

閑言碎語咱不多講，
鋼板一打說正章：
這一天，老唐城里趕罷了集，
一進門，就覺着家里怪緊張，
他兒子就把歛顰整，
老婆子坐在一旁直嘟囔。
老唐不知咋回事，
對着老伴開了腔：
“孩他娘！我今一天沒在家，
你娘倆弄些啥名堂？”
他老伴一晃老唐到，
你看吧，拉着老唐就訴開冤枉狀：
“福祥他爹，你可回來啦？
你快快管教管教小福祥！
他沒祖宗，沒長上，
簡直是石頭縫里蹦出來的猴子王。”

老唐越听越糊涂，

开口再叫孩他娘：

“你有啥事快点说，

别叫俺这里闷的慌啦！”

他老伴一听直摇头：

“这个事啊，

你问他还比问我强啦！”

老唐一听没有法，

转过身来问福祥：

(白)“福祥。”“啊！”

“你到底为的什么事，

看！把你娘气成这个样。”

福祥一见爹爹问，

他恭恭敬敬把口张：

(白)“爹！”“嗯！”

“你老今天不在家，

有件事，我和俺娘作商量，

她老人家还没听完就开口骂，

爹！你说这事哪能光怨儿子来气娘？”

(白)“对呀！”

老唐一听满有理，

回头又叫孩他娘：

“孩他娘！

孩子和你商量事，

你为啥把他罵一場，
罵了兒子不要緊，
最不該，自己還賺了個氣的慌。”
他老伴一聽可氣壞啦，
又是哭來又是嘟囔：
“尋思你回家管兒子，
哪知你，還幫着兒子氣他娘，
我的天，你們氣吧，
我這條老命也沒打算活多長。”
老唐一看不對勁，
趕緊就叫孩他娘：
“孩他娘，別哭啦，
你哭哭啼啼象啥樣？
鄰居見了鄰居笑，
在孩子眼前，你也不怕羞的慌？
你有啥事你就快點說，
說出來有我給你作主張。
要是福祥不聽話，
我扒光了他的衣裳打脊梁！”
他老伴這才止住了淚：
“都怨咱家出了個忤逆郎，
他拿着鋤頭要去起祖墳，
要把祖墳遷到河灘上！”
老唐聽罷這些話，

当时就气的老脸发了黄，

胸中生起三盆火，

豆大的汗珠往下淌：

(白)“福祥。”“啊！”

“你这个小畜生，

作事要先拍胸膛想一想，

誰把你生，誰把你养，

你还有沒有祖宗和爹娘？

你祖父出了半輩的牛馬劲，

才找人踩了这块好地方，

要不是咱的地气找的好，

咱的日子哪能过的这么强？”

(白) 他还迷信啦！

(白)“爹！”“啊！”

“你不是說，自从学了总路綫，

心中覺得怪亮堂，

鼓足干劲爭上游，

要把那封建迷信一扫光，

不上庙，不烧香，

地旱不靠老龙王，

只要社員齐努力，

人間定然胜天堂。

爹！你样样事情都先进，

这事为啥落在屁股上？”